

甘肃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资助项目/西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 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 李雄飞 著

HEZHOU HUAER
YU
SHANBEI
XINTIANYOU
WENHUANEIHN
DE
BIJIAOYANJIU

民族出版社

文化内涵的比较研

2

0)

OU WENHUANEIYAN DE BIJIAO YANJIU

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
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

● 李雄飞 著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



00075634

185000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李雄飞著 .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12.20

ISBN 7-105-05909-5

I . 河… II . 李… III . 民歌 - 研究 - 西北地区 IV . 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366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0001-15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导　　言

本人之所以将我国大西北地区流传地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两类民歌——陕北“信天游”和河州“花儿”（以下简称“信天游”、“花儿”）进行比较研究，一是我个人非常热爱民歌，祖辈、父辈和自己都是陕北农村地区的民间艺人，对民歌有着长期的演唱经验；三十年前，我生活在陕北；后十年，我生活在兰州；熟悉这两种民歌。二是这两种民歌具有非常大的可比性：它们是相似的自然环境的产物，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晶，产生和传播在同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下，存在于人类共同的社会发展过程里，内中的情歌蜚声于中国文化界，歌词与音乐的文本又有许多相通、相似乃至相同之处。三是有关“花儿”和“信天游”的独立研究虽然为时已久，分别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二者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截至目前无人问津。一般来讲，把处在同一民歌色彩区域内的两种内容相似、风格相近的民歌进行细致、扎实的比较，由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引申出来的结论，对于探究所有民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因素，民歌的形成、发展、壮大、衰竭的主体因素以及民歌迁变流程中的规律性等因素大有裨益；而它们之间的相异点，即两种民歌相互对照、映衬后产生的截然有异的地方，则能使每一种民歌最本质的内涵显示得更加清晰和突出，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其中的一种民歌，也不失为一条较好的路子。

比较的目的确定以后，下一个问题是是比较的角度了。到底从

什么角度予以比较，才能够更好地达到比较目的呢？要对两种民歌进行全面比较，除了要探讨每种民歌的整体面貌，探讨民歌里面的各种内在因素，诸如音乐上的曲式、调式、旋律、节奏等，还要探讨决定于民歌面貌的外部因素，诸如气候、地形、植被、物产等，此外，要探讨民歌的传承者——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尤其是民间歌手的内心世界。民歌本身、民歌内部、民歌外部和民间歌手、观众、民众这些因素，合起来应该叫做“民歌文化”。既然如此，要想达到比较目的，从文化的角度予以观照是最佳的。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与自然现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成果，它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① 民歌是文化长河的一条支流；“自然现象”进入民歌中，理所当然成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人既是文化创造的产物，又是创造文化的惟一主体。围绕着民歌活动的一切现象和实质都可以叫做民歌文化。

但是，“花儿”与“信天游”都是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阔、浩如烟海的民歌，要对这两种民歌进行科学而全面的比较，到底应该怎么入手呢？既然是民歌比较，当然只能从民歌文本——曲调、歌词上入手。仔细查看“花儿”或“信天游”各种各样的民歌版本，结合自己的“采风”与演唱实践，笔者发现，“花儿”与“信天游”都以山歌为主，它们的精华部分在传统民歌里。按照做学问“选题要小，开掘要深”的原则，只要比较的方法对头，从传统民歌里探究出两种民歌的主体面貌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本书的比较范围相对缩小，主体比较部分成了两种民歌的传

^①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8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统山歌。“传统，是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①。传统源于过去，停留于现在，奔向将来，作为一条流动的河，应该有个时限问题。按照多数民歌研究家对传统民歌的理解，笔者对这两种山歌的“传统”时限界定在：传统“花儿”和传统“信天游”的历史年限应当在 1949 年 10 月以前。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跃进”、“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花儿”和“信天游”，皆因感情空洞、一味配合政治宣传、质量低劣、文人拟作太多而不宜划入研究范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花儿”和“信天游”逐渐衰落，民歌的数量下降，好多地方甚至人亡歌歇，仅存的民歌又过多地附带了许多现代文化，越来越不能有效地反映农村原本的现实生活，也越来越不能显示传统民歌的主体特征，因而同样应该摒弃于比较对象之外。也就是说，笔者的着眼点是尽量取其民间文学里面最具有原生态、最本质的文化予以比较。

本书所依据的材料：“花儿”方面来自于我读硕士时期的导师，当代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郗慧民教授所编的《西北花儿》^②，柯扬教授、雪犁编审所编的《西北“花儿”精选》^③，并适当参考了《临夏“花儿”选》（两集）^④、《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传统〈花儿〉专集》^⑤、《中国地方歌谣集成·宁夏·青海·甘肃》^⑥、《中国地方歌谣集成·花儿（宁·青·甘）》^⑦、《青海民歌选》^⑧里所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16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② 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内部资料。

③ 雪犁、柯杨编，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④ 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研究室编，内部资料本。

⑤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青海分会印，1979 年 10 月。

⑥ ⑦舒兰编，渤海堂文化公司印行。

⑧ 纪叶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选的“花儿”和我个人“采风”活动中采集到的“花儿”；“信天游”方面来自陕北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的王克文副研究员、于志明副研究员两人合编的《信天游》^①，并适当地参照了《延安民歌》（第一卷上、下）^②、《陕北民歌选》^③、《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陕北部分》^④、《横山民歌选》^⑤、《火艳的山丹丹——陕北信天游》里所收的“信天游”和我过去“田野作业”中搜集到的“信天游”^⑥。

在民歌当中，绝大部分歌词直接表情达意，清楚地告诉听众它的文化内涵，是最能够显示文化信息的载体。人们利用信息和思维的同构关系，听了或者读了后，能迅速地理解原意，不需要猜想；而曲调是单纯依靠声音来塑造形象的，表现上具有意象性和模糊性，不能给听众清晰明白的文化信息，人们只有通过联想，才能在脑海中形成自己的理解。曲调只有凭借着歌词，才有了更加确定的文化意义。歌词也只有借助着曲调，才能够达到更好的表达效果；曲调与歌词的结合才是一首完整的民歌。这就告诉我们，要在民歌研究上取得明显突破，首先要从歌词入手，把歌词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材料。可是，每一首民歌都有歌词的，如此众多的歌词，从哪里开始分析才是最合适的呢？我在认真地阅读每一本民歌集时，发现好多民歌往往歌唱的是生活的同一个方面；吟唱每一个生活方面的大量的民歌，又构成许许多多的大小不同的主题；围绕着许许多多的主题，民歌从不同的方面表情达

①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② 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内部油印本。

③ 何其芳、张松如编，晋察冀新华书店，1945。

④ 内部油印本。

⑤ 横山县文化馆编，内部油印本。

⑥ 内部资料本，宁新出管字〔1998〕第168号。

意。没有反映同一主题的民歌总是数量很少，形不成一个系列，反映的也不是地域民间劳动人民的主体生活，更不是这种民歌的主流。分析的时候，同样应该舍弃不计。至于两种民歌在语音方面的表现，如音节、节奏、押韵等；语法方面的表现，如构词、句型、结构等；修辞方面的表现，如顶真、拟人、夸张等；构思方面的表现，如兴体、比体、赋体等，都已经被双方地区的民歌研究界搞得烂熟，结论也基本一致，不需要本书做过多讨论。^①

经过大量而仔细的考查，笔者发现：“花儿”与“信天游”分别可以归入四大主题类别：杂歌、情歌、生活歌、时政歌。其中杂歌主要涉及“歌谣观念”。本书“起步工作”的方法是：尽可能广泛地涉猎两种山歌的多种选本及自己长年的田野考察记录，根据一定比例抽取大量的“花儿”与“信天游”，把上述四大类别作为比较面——“母题”，把形成每一类别的具体主题作为比较线——“子题”，把支撑每一主题的情感、思想、行为等作为比较点——“亚子题”；按照从“母题”到“子题”再到“亚子题”的顺序，从大到小地予以归类，一首一首地认真分析、鉴别，一项一项地予以概括、排列，由量的积累进而达到对某种民歌某一方面质的定性。一首民歌可以表示两个以上主题的，便同时归入到两个“子题”或“亚子题”里去，以两首计算——这些民歌一般歌唱频率较高，出现次数多，在民间更加广泛流行。没有构成“系列”主题的零碎山歌，同样不予考虑。这种研究办法的科学根据在于：也许某一本民歌集子没有反映出当地民歌实际存在的基本面貌，不能算是“科学的资料本”，但是，由多种

^① 郁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赵宗福：《花儿通论》，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韩世琦：《陕北民歌说略》，延安地区民间文艺家协会所版，内部资料。民燕：《信天游不断头》，《陕西日报》，1978年8月20日第3版等。

民歌集子收集上来的民歌，则大致能够弥补这个致命缺陷；按比例抽取、由量化到质化的思路虽然工作量大，方法比较笨拙，比之那些先理论后例词（或者例歌）、大而无当的比较或者一鳞半爪的所谓“典型性”比较，相对来说，其结论的可靠性还是较强的，因为它毕竟是从大量的实际材料中导引出来的理论判断。

绝对科学性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界很难找到。我想，这样的比较和比较的结果应该是比较科学的。

那么，什么是“花儿”？什么又是“信天游”呢？

“花儿”是产生和流传在甘肃、青海之间的河湟流域，波及河西走廊及新疆昌吉地区、宁夏黄河流域和六盘山地区，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四句体、两种节奏形式的山歌。它的歌唱民族共有汉、回、东乡、撒拉、保安、裕固、土、藏等8个，歌唱形式有独唱、对唱，用汉语进行演唱，歌唱的地点只能在当地的村庄以外，以一年一度的“花儿会”最盛。

“信天游”是产生和流传在陕北地区，波及山西西北、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和宁夏大部分地区，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两句体、同样节奏形式的山歌。它是当地汉族人民所唱的歌，歌唱的地点、场合不限，歌唱形式多为独唱。

目 录

导 言 (1)

上编 民歌本体论 (1)

第一章 “花儿”与“信天游”民歌观念的比较 (3)

 第一节 历史、地域、数量、感受 (4)

 第二节 主角、场合、难度、唱法 (8)

 第三节 缘起、目的、心理、作用 (12)

 第四节 起源、概述、内容、思维 (16)

 小 结 (20)

第二章 “花儿”与“信天游”情歌的比较 (22)

 第一节 追求歌 (23)

 第二节 相恋歌 (28)

 第三节 分手歌 (32)

 第四节 相思歌 (36)

 补充与小结 (40)

第三章 “花儿”与“信天游”生活歌的比较 (42)

 第一节 庄稼人的歌 (43)

 第二节 出门人的歌 (48)

 第三节 “吃粮人”的歌 (52)

 第四节 妇女们的歌 (56)

小结	(59)
第四章 “花儿”与“信天游”时政歌的比较	(62)
第一节 咏唱民众领袖与民众公敌的歌	(63)
第二节 咏唱进步政党与反动政党的歌	(68)
第三节 咏唱人民军队与军阀军队的歌(子题)	(71)
第四节 咏唱政治业绩与政治劣迹的歌	(75)
小结	(79)
附录	(83)
第一节 “花儿”与“信天游”音乐形式的比较	(83)
第二节 “花儿”与“信天游”的共同性与不同性	(89)
第三节 “花儿”与“信天游”的等同性	(93)
中编 歌手心理论	(99)
第一章 歌手的共性心理	(101)
第一节 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	(101)
第二节 人类本性与民歌行为	(105)
第三节 感性材料与民歌构思	(110)
第四节 民歌活动与抽象思辨	(114)
第二章 西北人与西北民歌	(118)
第一节 个体、群体、人群与民歌	(118)
第二节 恋土情结与“花儿”、“信天游”	(121)
第三节 家庭伦理与“花儿”、“信天游”	(125)
第四节 社会交际与“花儿”、“信天游”	(130)
第三章 河湟汉子的思想观念与“花儿”	(136)
第一节 河湟汉子的思维方式与“花儿”	(136)
第二节 河湟汉子的性情面貌与“花儿”	(140)
第三节 河湟汉子的价值观念与“花儿”	(145)
第四节 河湟汉子的审美标准与“花儿”	(148)

目 录

第四章 陕北妇女的内心世界与“信天游”	(152)
第一节 陕北妇女的迷信观念与“信天游”	(152)
第二节 陕北妇女的思维趋向与“信天游”	(156)
第三节 陕北妇女的审美标准与“信天游”	(159)
第四节 陕北妇女的性情风貌与“信天游”	(163)
下编 民歌流变论	(169)
第一章 历代民间文艺对现有民歌的哺育	(171)
第一节 民歌的产生及实质	(171)
第二节 不同文化层面的互动与新民歌	(176)
第三节 下层文化因素的互相影响与民歌成长	(181)
第四节 永不消歇的民歌传承和变异	(184)
第二章 民族文化共同体与民歌共性	(188)
第一节 “花儿”、“信天游”与汉族文化	(188)
第二节 “花儿”、“信天游”与回族文化	(193)
第三节 “花儿”、“信天游”与古羌族文化	(198)
第三章 西北方言与“花儿”、“信天游”	(203)
第一节 方言与民歌	(203)
第二节 西北方言背景下的民歌共性	(206)
第三节 两种民歌共性与西北方言词汇	(211)
第四节 两种民歌的共性与西北短语、谚语、口语	(214)
第四章 “花儿”与“信天游”的互相交汇与变异(上)	(217)
第一节 山西境内大量的“信天游”与少见的“花儿”	(217)
第二节 内蒙古河套一带两地歌手的交流机会	(223)
第三节 关中平原两地歌手的交流机会	(228)
第五章 “花儿”与“信天游”的互相交汇与变异(下)	(234)
第一节 宁夏全境遍布的“花儿”与“信天游”	(234)

第二节 陇东地域内的“花儿”与“信天游”	(239)
第三节 新疆腹地“花儿”中的“信天游”	(245)
末编 民歌环境论	(253)
第一章 “花儿”、“信天游”与西北民族的生存方式	(255)
第一节 广袤的大西北与“花儿”、“信天游”	(255)
第二节 两种民歌与农业文化	(259)
第三节 畜牧业文化对两种民歌的滋生作用	(263)
第四节 其他产业文化对两种民歌的影响	(267)
第五节 社会文化与“花儿”、“信天游”	(273)
第二章 “花儿”与河湟谷地各民族的生活状况	(277)
第一节 河湟谷地与“花儿”色彩	(277)
第二节 农耕文化对“花儿”的长期哺育	(281)
第三节 林牧业文化在“花儿”中的渗透	(285)
第四节 河湟社会文化对“花儿”的影响	(289)
第三章 “信天游”与陕北人的生存状态	(297)
第一节 陕北高原与陕北“信天游”	(297)
第二节 农业文明的歌——“信天游”	(301)
第三节 牧业文明等经济形态与“信天游”	(305)
第四节 陕北社会生活对“信天游”的影响	(309)
结语：民歌比较研究的启示	(314)
主要调查对象	(317)
主要参考书目	(318)
后记	(323)

上编 民歌本体论

第一章 “花儿”与“信天游” 民歌观念的比较

我们首先对“花儿”和“信天游”中的“杂歌”进行比较研究，正如导言当中所述，这里的“杂歌”主要指的是歌谣观念，是当地众多民间歌手们长期以来对两种民歌的实践认识和理论概括。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劳动人民对民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如“在西蒙古人看来，歌谣是一种专事赞颂的文学工具，他们可以用歌谣来歌颂和祝贺周围世界的一切适于赞颂的对象，至于赞颂之外的其他对象，让别的文学样式去表现吧”^①。对待不同的民歌，比如“祭祀歌”与“劳动歌”，同一社会、同一职业、同一爱好、哪怕是同一个人的看法肯定也不尽相同。

民歌观念最先应该是一些民间歌手们的零散歌唱体会，是从歌唱某一种民歌的实际“操作”中得来的。民众们主要操劳于维持温饱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民间歌手之间缺乏对歌唱感想和歌唱经验的交流，更没有人对此进行系统地整理，致使这些“理论”处于散乱状态里，需要经过很长时期才能形成，继而被大家认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固定化和模式化。民间歌手们看待某一种民歌的观念代表着本地区广大的劳动人民。一旦这些观念形

① 郝慧民：《西北民族歌谣学》，9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成，当地民众又从心理上对民歌显示出自己的认识趋向和情感趋向，影响到民歌的创作心理趋势、歌唱场合、歌唱年龄，进而影响到民歌囊括的其他文化内涵，尤其影响到民歌发展的兴盛与衰落。所以，首先对歌谣观念予以比较，合情而合理。

本章所选“花儿”264首，所选“信天游”217首。

第一节 历史、地域、数量、感受

“花儿”51首，占母题比例的19.3%。

“信天游”62首，占母题比例的28.6%。

表一

项目	亚子题	数量	占子题的百分比
花儿	直言其多	6	9.7%
	歌唱历史长	5	10.9%
	歌唱地域广	5	8.1%
	比喻其多	12	19.3%
信天游	女子山歌美	8	15.2%
	男子山歌美	3	6.5%
	山歌声美	25	48%
花儿	歌多	2	3.2%
	歌美	16	25.8%
	歌美	19	30.7%
信天游	歌美	8	12.9%

表一附注与分析：